

《思想者》杂志征集稿件

《思想者》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，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，于 2023 年 6 月创刊，杂志宗旨为“见证时代，拒绝平庸”，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。

媒体负责人、调查记者、知名学者等。

征稿对象：海内外作家诗人、学者、评论家、媒体记者等。

《思想者》杂志为季刊，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、知名

又使陆虞候赚小人吃酒，却使富安来骗林冲妻子到陆虞候家楼上调戏，亦被小人赶去，是把陆虞候家打了一场。”前放好啊，好一个暴徒：自供的吧，“是把陆虞候家打了一场。”公公一说：无疑的，林冲犯有前科，林冲从头到尾，恶始恶终，都是暴徒。公公二说：陆虞候是大宋平民，林冲你对平民使用暴力，绝对暴徒。林冲辨：不对不对，麻烦诸位公公看事实，高衙内调戏我家娘子，陆虞候骗我去白虎堂。麻烦诸位看回放镜头。镜头回放中，高衙内与公公们都闭着眼睛，闭死了眼睛，眼睛闭死了。镜头回放放到“把陆虞候打了一场”，公公活了，个个活了：停，把这镜头特写一下，剪辑起来，呈供法堂。

林冲辨：不对不对。麻烦继续看镜头：“次日，林冲自买这口刀。今日，太尉差两个承局来家呼唤林冲，叫将刀来府里比看。因此，林冲同二人到节堂下。”高太尉、高衙内与诸位公公都闭了眼睛，死闭了眼睛，大家都以为他们脑死亡了，心死亡了。正有人喊：你们都死了没？不想镜头正放到林冲“手执利刃，故入节堂。”高太尉、高衙内与诸位公公，一个个跳脚起来：暴徒暴徒。把这镜头剪辑起来，全世界播放，此非暴恐，谁是暴恐？

林冲大叫：不对不对。

林冲，你这个暴徒，居然还能反驳，还要反驳？林冲你还是语言暴徒。这事，必须我是对的，我是正确的。我正确了，所有事实都是错误的，发生过的、正在发生的以及将来会发生的事实，都是错误的。

林冲大喊大叫：拜托拜托，事实决定观点，是你们天天挂嘴头的。如何现在是观点决定事实，立场决定立论。我们公公都是重事实的，你做的事，实实在在在这里：一，打了陆虞候；二，持刀进入白虎堂。

林冲不作声了，他明白了：再好的道理改变不了公公们的观点，再真的事实改变不了公公们的观点，不是事实产生观点，而是观点产生事实。在其他社会精英那里，或事实胜于雄辩，他们认事实，认一个完整的、有来龙去脉的事实；到了公公们这里：指定是熊辨胜于事实，他们认事实，只认他剪辑的、断章的事实。

林冲在大宋这台无比巨大的机器之下，还能怎么样呢？但见：

绯罗缴壁，紫绶卓围。当头额挂朱红，四下帘垂斑竹。官僚守正，戒石上刻御制四行；令史谨严，漆牌中书低声二字。提辖官能掌机密，客帐司专管牌单。吏兵沉重，节级严威。执藤条祇候立阶前，持大杖离班分左右。庞眉狱卒擎沉枷，显耀狰狞；竖目押牢提铁锁，施逞猛勇。户婚词讼，断事有似玉衡明；斗殴相争，判断恰如金镜照。虽然一郡宰臣官，果是四方民父母。直使囚从冰上立、尽教人向镜中行。说不尽许多威仪，似塑就一堂神道。

“府干将太尉言语对滕府尹说了，将上太尉封的那把刀，放在林冲面前。府尹道：‘林冲，你是个禁军教头，如何不知法度，手执利刃，故入节堂？这是该死的罪犯。’”一面取刑具枷粗来枷了，推入牢里监下。孙定气得跺脚，连声问：“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，是高太尉家的？”是的，不是高太尉开的，是给高太尉开的。高太尉先前还要判林冲死刑的，滕府尹灭了人性与良知，没彻底灭净：“自去高太尉面前，再三禀说林冲口词。”

因此是：“就此日，府尹回来升厅，叫林冲除了长枷，断了二十脊杖，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，量地方远近，该配沧州牢城。当厅打一面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钉了，贴了封皮，押了一道牒文，差两个防送公人监押前去。”

本判林冲坐牢的，奈何高衙内非要置林冲于死地，一班公公也在旁边帮腔，曰暴徒必须斩草除根。后面情节，大家都晓得了，此处不提。要提一句是，林冲又举起刀，杀了董超薛霸，公公再次确定林冲是暴徒，非常野蛮。董超给林冲倒洗脚水。这才叫文明。两把菜刀反抗，公公曰野蛮；千万枪炮齐轰，公公曰文明。

还要补说的是，有公公听说，世上很多人 of 林冲鸣不平，同情林冲的占多数，这公公这么解的：为什么大家都讨厌高家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高太尉家，家庭富裕，举止文明，惹得周边贱民个个仇富：他家过得那么好，锦衣玉食，妻妾满堂，何以我家饭都没得吃？婆娘都没一个？大家不恨高太尉家，还恨谁啊。这是林冲持刀进白虎堂的根本原因。

责任编辑 | 张存猛 校对 | 卢路

俞平伯的君子之风

■ 王厚明（浙江）

18 岁那年，俞平伯的第一首新诗《春水》和鲁迅的小说《狂人日记》一起刊登在《新青年》上，成为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。21 岁开始研究《红楼梦》，与胡适一同成为新红学的奠基人，并称为“新红学派”的创始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俞平伯历任北京大学教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散文颇有成就的他也开启了红学研究的新气象，被誉为红学“泰斗”。

1920 年，经北大校长蒋梦麟推荐，俞平伯和朱自清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。虽然俞平伯只在杭州任教半年就辞职离开，但两人一见如故，在杭州任教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并互视为知己。1929 年 11 月，朱自清发妻武钟谦因病去世，朱自清独自居住饮食不方便，俞平伯就经常邀请朱自清到家里共餐。一段时间内朱自清的一日三餐都在俞平伯家搭伙，俞平伯每月收朱自清十五元搭伙费，却暗中都补贴到菜里，因此朱自清觉得俞平伯家中伙食特别丰盛，多年后才知道其中秘密。

1938 年，俞平伯被中国大学聘为国学系教授，随后不久他邀请知名作家、民盟成员毕树棠到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“欧洲文艺思潮”课程。毕树棠与俞平伯为近邻，经常晤谈、互倾积粮，也由此成为莫逆之交。因抗张爆发，清华南迁，毕树棠一大家人口众多只能留守清华保管会。尽管生活极其艰难，可毕树棠坚持不任伪职，全家十几口人靠其教书代

课、翻译作品维持生计。其间毕父和胞弟先后病故，可谓雪上加霜。俞平伯为了帮助毕树棠，请毕树棠给他的孩子当家庭教师，每月 50 元。毕树棠曾说：“那时没有这么高的价，的确是雪中送炭。”这些生活交往小事，俞平伯既顾及朱自清、毕树棠的面子，又暗地无私相助，从中可一窥俞平伯的君子风范。

1937 年北平陷落后，物价飞涨，俞家因滞留北平生活日渐艰难，坚决不与日伪合作的父亲俞陛云一度靠卖字为生。因为是前清探花，登门求字的络绎不绝，一时难以应付，只好由荣宝斋代售，有时供不应求，就由俞平伯代笔。即使在这种环境下，俞平伯还是保持着传统文人的风骨，不为五斗米折腰。

北平沦陷后，文坛大家周作人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，而俞平伯和周作人素有师生之谊。1937 年 7 月，北平沦陷，俞平伯因有年迈老人需要照顾，不能远离。此后，日寇多次要求俞平伯与他们合作，均遭拒绝。若不是周作人从中斡旋，他很有进班房的可能。尽管周作人曾一再请俞平伯接替他到燕京大学国文系讲授“现代散文”，俞均回信婉辞，与周保持了距离。抗战胜利后，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，俞平伯并未落井下石，而是不失人伦之德，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，请他“薄其罪责，使就秉烛之余光，遂其未竟之著译”；此后又与沈兼士等十五位教授给国民党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写信，希望对他宽大处

理，让其能著述。周作人出狱后，俞平伯又不避嫌隙经常去看他，表现出重情重义的君子之风。

1954 年 10 月 24 日，是俞平伯生命中尤为难忘的一天。这一天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当时被称为“两个小人物”的李希凡、蓝翎合写的第三篇文章；这一天，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批判俞平伯的会议，座谈会持续了七个小时。俞平伯会上作了自我检讨，并为替自己修改文章的学生王佩璋开脱。王佩璋会上也坦承有些文章是她写了以后俞平伯修改的，愿意承担责任。然而，随着批判的事态扩大，王佩璋一反之前的态度，于 1954 年 11 月 28 日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题为《谈俞平伯先生在〈红楼梦研究〉工作中的错误态度》，对俞平伯进行了批判。王佩璋对俞平伯的反戈一击，并没有从中解脱，而是迎来了人生中的悲剧。1958 年，她被下放到了北京某国棉厂劳动锻炼，也因事受到批判。1960 年初，王佩璋被开除公职，最终悲愤地选择了自杀。对此，俞平伯并未计较个人恩怨，而是说：“余年齿哀暮，无缘温寻前书。同校者久归黄土，不能再勘切磋，殊可惜也。”伤感之余十分怀念王佩璋。

“君子养心，莫善于诚。”俞平伯的谦谨君子之风，缘于他“周急”于人的善良，也出自他“喻于义”的涵养，更有他“坦荡荡”的胸怀，如同他新诗《春水》中映照其人格：“日光照河水，清且明”。

暴徒分子林教头

■ 刘诚龙（湖南）

前面有公子情节，有多少情节，不说，看见了也不说，但说这个镜头：

“林冲拿着刀，立在檐前，两个人自入去了。一盏茶时，不见出来。林冲心疑，探头入帘看时，只见檐前额上有四个青字，写道‘白虎节堂’。”

高太尉、高衙内、滕府尹，还有林冲好友陆虞候，以及董超、薛霸，更有公公谁与谁谁和谁谁，都把这个镜头反复播放，都一致认定林冲是暴徒分子，林冲饱含热泪，反复陈情：长官，太尉，高衙，各位公公，这事得从头说起：

“恩相明镜，念林冲负屈衔冤。小人虽是粗鲁的军汉，颇识些法度，如何敢擅入节堂。为是前月二十八日，林冲与妻到岳庙

还香愿，正迎见高太尉的小衙内把妻子调戏，被小人喝散了。次后，又使陆虞候赚小人吃酒，却使富安来骗林冲妻子到陆虞候家楼上调戏，亦被小人赶去，是把陆虞候家打了一场。两次虽不成奸，皆有人证。次日，林冲自买这口刀。今日，太尉差两个承局来家呼唤林冲，叫将刀来府里比看。因此，林冲同二人到节堂下。两个承局进堂里去了，不想太尉从外面进来，设计陷害林冲。望恩相做主。”林冲眼巴巴地望着诸位公公：各位公公，诸公都是大宋国精英，一向以激浊扬清、公平正义著称，请诸公主张则个。

首先是高太尉定调又定性：“当时太尉喝叫左右排列军校，拿下林冲要斩”，后是高衙内来

证明，林冲手执利刃，故入节堂，杀害他爹；再是陆虞候作人证物证：“你两三日拿刀在府前伺候，必有歹心。”公公谁与谁谁及谁谁谁，都齐口呼：“林某天天舞棍使刀，是世人公认的暴徒分子，他还训练了八十万禁军，是暴徒头头，必须斩草除根”。旁有孙定驳曰：“诸位，麻烦诸位，弄明白禁军是啥子。”公公某指着孙定鼻子说：你没人性，你没良知，禁军禁军，禁军是什么？是禁止之军，禁止之军，你不懂啊。公公拿着镜头回放：“林冲拿着刀，立在檐前。”

不对不对。林冲辨，麻烦公公您把镜头望前放一段：“前月二十八日，林冲与妻到岳庙还香愿，正迎见高太尉的小衙内把妻子调戏，被小人喝散了。次后，